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 
第十三回 得情由良相保奇才 知確實賢君任驕將

當下燭相國道：「萬勝且堅守白骨岡，斷不可出戰，待老夫回來再作道理。」萬勝稟道：「小將未能久勝此任，敢請示將何在，幾時回營？」相國道：「老夫察此人心志出於兩端，不在為逆，即欲歸國，若係徒勇之夫，定然為逆。今觀其進退雍容，顧盼優裕，非莽憨可比。況此事起於柏氏之子，其中委曲，未曾明白。老夫曾經歷任火龍邑宰，舒曠乃游過之地，今暗往訪，當得其實。」萬勝唯唯受命。原來浮石、浮金國制，凡選用人才之初，俱係受以宰令，必歷二年，然後考核；俾得週知民瘼，且悉卑官疾苦，嗣後上達，不致治理背謬閭閻，以免被蒙狼藉下屬。若歷宰令，政績善美，實係循良，五年滿後，即可超升。非由宰令進者，不得為宰相庶長。是以燭隱雖係世襲侯爵，亦須由宰令仕進。

當下化裝，出營後行，轉過墜釵嶺、遺穢坂、氤氳谷、董風集、火龍鎮。二天到得舒曠，風景雖殊，山川不異。處處三五敘談，早知係為用兵事體，行近前來。只見有個老者熟視面孔，又看招牌，問道：「先生可係道號『知微』麼？」相國道：「就係學生。」那人道：「如何招牌上不寫大名，失敬，失敬！有十幾年不到敝曠了！」相國道：「二十年矣！」老者呼眾人看道：「這就係當年代董家起數的先生。」眾皆驚喜，團攏來道：「我們請決大事。」原來二十年前，燭隱為火龍邑宰，後遷端容令。其時舒曠之東董曠內，有老者姓董名賢，子名鮮郎，跟隨中大夫，娶得媳婦巫氏。董賢將家業付與兒媳管理。忽然家中被盜，來無蹤影，去無蹤，媳婦妝奩全空，董賢軟囊亦荊父子情切，報官請緝。邑宰問：「家中猶有何人？」董賢稟道：「兒媳外，只有僕男陳王，僕媳韓氏。」邑宰喚陳王審問，供道：「小的清早起來，灑掃畢，即挑水、鋤園、砍柴、磨麥、舂米，並無閒暇。惟於某日早晨，聞得主母喊叫，驚忙起來，方知失去物件。」邑宰道：「爾說沒有暇時，那砍柴就是結連樵子之時，挑水就係約伴水夫之候，此事不問你問誰！可好好供來，免得受苦。」陳王涕泣，無從供起。邑宰叱聲「重夾」，兩邊公人如虎如狼，將陳王夾得死而復生，也供不出來。邑宰無法，令捕役於積賊中查訪，亦無影響。

董賢又往上稟，州牧受中大夫之囑，行文督催。邑宰無策，只得提出陳王，將失單勒逼承招埋賊寄頓。陳王無奈，只得供道：「蘇合香匣埋於火龍壇大楊樹下。」邑宰令人往起，如言取來。彼時大喜，又於獄中提出逼供。陳王見真取到蘇合香，不勝駭異，受逼無措，只得又隨口供道：「火錦二端，收於壇西楊柳腹內。」邑宰如言使役，又果起出，愈信陳王為盜矣。

計賊，定成腕膝斷腕發遣。陳王有母，年已七十二歲，到牢中細問，陳王道：「並無此事，今皆如供取到，這是天意了，此冤何處得伸！」其母涕泣，沿路逢人告訴。

燭隱其時宰端容，為私訪到火龍邑，聞者婦人告訴，想道：「許多贓物，迫後兩次僅供二件，又各埋各處，真盜斷不如此。」記在心中，乃逕到董曠來。口中甚渴，見路旁道觀門前寂靜，只有個老道人坐門限上打盹，燭隱問道：「有茶賣麼？」道人驚醒，怒道：「這裡又不是茶坊，那個賣茶！」燭隱賠笑道：「不必著惱，你請我吃茶，我請你飲酒如何？」道人聽見「酒」字，回嗔作喜道：「不要騙我。」燭隱取出個紫貝道：「夠不夠？」道人接道：「夠得很，夠得很！」嘴只說，腳下走入觀內，取出茶來。又拿酒注交與燭隱道：「我家觀主有事，兩個道人俱帶去了，叫我在門首，毋許走開。」燭隱道：「沽酒我不在行。」道人道：「我去倘或撞見道士，只說係你叫我的，你須要承認。」燭隱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道人提注入市。

燭隱往裡步去，轉過三清殿，到參堂上，見個老瞎道士坐在上面，聽得腳步響，問道：「回來了，陳家說些什麼？」燭隱恐聲音各異，惹出是非來，轉步退出。瞎道士又道：「我和你商量，如何恁般，氣也不回一句？聞董家訥廝有勢力，看你怎樣了！」燭隱聽得明白，復到外邊瞭望，見那道人左手提酒，右手捧包，興興頭頭走近前來。燭隱道：「難為。」道人道：「多擾。」將包內物件取出擺下，共有十餘種；再取舊板熱酒，舉盞對酌。道人連飲數杯，嘴角要笑到耳朵根。燭相勸道：「你這些時辛苦，多用幾杯。」道人道：「若係像你，我就辛苦死也不怨恨。」燭隱道：「莫要錯怪，董家事清楚了，自重謝爾。」道人道：「看他甚是慌忙，想係此件發作。前日叫我守到半夜，坐得氣都沒了，許我酒吃，全無影響。至今大魚大肉，早晚同許多人吃。」燭隱道：「他連日何暇及此？董家事清，必不誑勻。」道人道：「還要再看。」燭隱道：「且請痛飲，他如負約，我陪你便了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個少年道士同著兩人，匆匆進來，往殿後去。

道人倉惶。燭隱看得親切，問道：「你觀主回來了，我去也。」道人道：「很好，這個小雜種，嘴碎得傷心！」燭隱拱別，仍往董曠來，見多人圍住個老婦，哭得實淒涼。

燭隱挨入看時，就係途中所遇陳王的母親。燭隱道：「小子賣卜，今見這位媽媽苦楚，情願送課，不取分文。」眾人「看看有命無命？」燭隱令拈卦條，乃係革卦。燭隱道：「革者，當革舊而從新。所占舊事，不另更改，終無所濟。」眾人乃將受屈事情代其數說。燭隱道：「訟須換官，方得昭雪；已訴更須上訴，未訴一官，不能結案。」內有老者道：「可惜好官偏去得速，糊塗官偏不會去。」燭隱道：「新任州大夫明潔，何不往告？」眾人道：「越告有罪。」燭隱道：「此乃禁平常刁告，並非為訴不白之冤者。設如有錯誤，我明日不行道了，你們扯碎我的招牌就是！」眾人看招牌上寫的：「知微子」三字，便道：「認得真了，且依他往上告，況係真冤枉，又係個老寡婦，有事也可原情。」燭隱道：「好說得是！受害累釋，再收謝禮。」別往前行。

眾人代寫狀子，斂助些盤費，到州中來投遞。當日批道：

仰端容邑宰會訊報。

又將呈嗣發下端客。燭隱回邑接到，即帶齊各項衙役刑具，到火龍邑會審，吩咐聽任一切人看，不得驅逐。那火龍邑宰，姓石名新，會審時將罪認定陳王身上。燭隱將失單翻閱，只係沉吟；看的人，小道士亦在其中，形色異眾。燭隱道：「且退。」晚堂復審，看的人稀少，小道士仍然在旁竊聽。燭隱稍問，又命明再審。當夜將帶來役內，有四名幹練的，日標硃簽二支，使分帶去。

次早坐堂時，小道士已到。燭隱命帶進三堂問話，非辦公人役，毋許混入。小道士喊道：「審不出事情，阻小道士何用！」燭隱道：「胡說！若非是關聯，爾辛苦甚的！為何連日夜留在這裡？審問他事，爾俱不管，陳王案件，即上來竊聽，難道爾還賴得去麼！」道士道：「陳王係相認的，小道代為關切，其餘並無半面，看他何用？」燭隱笑道：「陳王苦太吃多了，爾應代為關切，無論同謀不同謀，俱應替他受受！」叱令用刑，立時夾起。道士叫屈連天，並無口供，乃命寄監。對石新道：「看此案非暫時可能明白，敝邑仍有要事須回去，辦過再來審結。」石新只道是實情，隨口答應。

燭隱回進衙門，有二乾役帶道人並賊齊到，燭隱命人，道人叩頭伏著。燭隱叫舉首，道人踉仰，燭隱問道：「可認得麼？」道人看清，只是磕頭，認得係討茶同飲者。燭隱道：「此事你須直說。」道人道：「小的前事不知，惟於賽鯨魚會日期，傍晚觀主叫跟往董家去，夜門房裡坐。觀主進去半時，內有女娘送一注酒、一盤電掌與小的吃。三更時分，觀主同個少年女菩薩，捧出兩個大包裹，觀主命挑回來。所供是實。」燭隱查點贓物，看失單內各種俱在，惟少二許，卻係陳王承招，道士依供趕埋，已被火龍邑取去也。猶有許多細軟，不在失單內。燭隱令將道人帶進三堂。

良久，那二乾役亦到，稟道：「小的們現起得道士的贓，逕往董家，將犯帶到。」燭隱命道人入簾後看，再令喚上諸人，卻係董賢、董鮮郎、鮮郎妻子巫氏、陳王妻子韓氏。燭隱略加審問，董鮮郎滿口不悅，燭隱命俱帶下去。乃問道人道：「可係這兩個婦人？」道人道：「送酒菜係那大腳的，與道士捧包裹出來，就係那小腳的。」燭隱道：「爾認得確麼？」道人道：「那送酒肴的女娘，鬢髮邊有塊硃砂斑，認得真切。」燭隱吩咐復喚一干人進來，逐個看問，果然韓氏鬢邊有塊硃砂斑。乃與眾人道：「令爾們遠涉到此，非我的意思，爾們仍到火龍邑去罷。但韓氏係犯婦，不能同去。」董賢等領命出來。

燭隱喚韓氏到跟前，問道：「爾與道士通姦為盜，坑陷丈夫，當得何罪？」韓氏聽得，淚下如雨。燭隱道：「你不直說，夫婦

兩條命，俱難保全。小道士在火龍邑早經招出，爾還為誰隱瞞？巫氏解到本邑，好受罪哩！」韓氏見已道著真情，只得說道：「並非小婦與道士通姦，實為主母所強逼。前年八月二十二日，主人董鮮郎不在家，小婦人早晨到主母房中灑掃，撞見道士衝懷而出，只認為盜，扭住喊拿。主母走來，將嘴掩住，向耳邊說道：『這係我的親人，爾切莫聲張。』小婦人只得放手，道士走脫。當時苦勸，主母道：『情不能斷。』又復痛諫，主母含糊應允。當晚叫入房內賞酒，小婦人素不善飲，主母道：『爾既勸我靜守清閨，今日寂寞，叫爾陪酒，劫又堅辭，嗣後不要勸我也！』小婦人只得勉強強受，數杯便醉，聞主母說道：『中了計也！』似有人同扶上牀，解帶寬衣，心雖明白，肢體卻被醉軟，隨他輕剝。次早看時，就像道士，身已受染，苦不能說。所供並無虛假。」燭隱道：「爾雖不盡假，卻多掩飾，如何道士進出俱無風聞？」韓氏道：「實不知得，就是處死，小婦人也止如此說。」燭隱乃用帷輿二乘，與韓氏、道人乘著，隨行自帶衙役，先到火龍邑。適值石新當堂問審鮮郎夫婦，燭隱入案，叱將巫氏撈起。石新道：「如何刑及此婦？」燭隱道：「請審便知。」火龍衙役不動手，端容衙役將巫氏撈起，喊屈連天。董鮮郎在下咆哮，燭隱只作不知，命且鬆刑帶上。復問巫氏無供，又令再撈。巫氏將腕緊藏，不肯伸出，衙役用力，方將雙手扳起上撈。巫氏流淚求饒，昏倒在地。燭隱命鬆，巫氏甦醒，韓氏及道人贓物俱到。

燭隱問巫氏道：「韓氏、道士已經承招，贓物俱起在此，爾還想胡賴不認麼？徒多吃苦！可將始末說來，免受重刑！」巫氏欲供，回顧鮮郎等在下，含涕不語。燭隱道：「此刻無庸顧忌了，事既發覺，與董鮮郎倒應離異，隨爾自行擇配，還怕他做什麼！」巫氏始說道：「道士原是舊鄰，髫年相認。犯婦先嫁史姓，不幸丈夫棄世，延請道士薦亡魂，其時與道士成奸。

這董鮮郎探知犯婦囊囊豐盈，央媒說合迎娶到家。董鮮郎向有瘋症，十有九夜同陳王宿，並不以子嗣為事。犯婦因見道士為人溫柔，欲托終身，將所有細軟交付與彼，再行逃走，不期發覺。願大夫仁慈成全，公侯萬代。所供俱實。」董鮮郎在下聽得真切，羞赧無地。燭隱命帶上來問道：「爾意下何如？」董鮮郎叩頭道：「淫婦是斷不要的，求大夫發賣。」燭隱道：「犯婦發賣，細軟皆要入官。」董鮮郎道：「細軟不盡是淫婦帶來的，求大夫斷還。」巫氏道：「哪件不是我的？到爾家時，只得兩間破屋，毫無所有，連你吃用，這幾年俱係靠我物件營運出來的，你還賴得去麼！」燭隱命提道士來。道士見巫氏、董家父子、韓氏、贓物俱到，知事敗露，上來只是磕頭。燭隱道：「爾可直說。」道士道：「成奸數年，不計其數。」燭隱道：「如何進出韓氏不知？」道士道：「犯道往來黑暗之中，門戶俱係巫氏自行啟閉，故韓氏不知。後偶貪眠起遲，為韓氏所覺，始計並奸，自後即日裡亦不畏避。」燭隱道：「好個清淨無為的道士！蘇合香、火錦何以如陳王屈供取到？」道士叩頭道：「聞陳王所供，即飛置楊下、柳中，以實其言。」燭隱道：「陷人之盜，罪難從寬！」令割去勢物，同淫婦發到無煙島為民。贓物在失單之上者入官，不在失單之上者，七分給與陳王，三分與道人，各釋寧家。看的百姓，人人稱快。陳王回家，告訴母親。通董嚙左近俱道：「起數先生，係活神仙！」傳誦不休。

因此老者雖隔多年，依稀認識。大眾圍來，請教神數。燭相國布下卦來，也係革卦，問道：「此卦與當年所起的纖毫不差，今問何事？」那老者將雙尾蠶強搶舒窈娥、半路救回，並練軍迎敵屢勝的話，起始根由，盡行告訴。相國方知底裡，起於柏氏，乃道：「禍端皆由雙尾蠶悖恃，今父子既遭擒綁，舊事已革矣，定然氣象更新。」老者道：「但未知何時休矣？」相國道：「爾們厭兵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不是厭兵，若非如此，安能出得昔日壘月積敢怒不敢言的許多怨氣！」相國道：「他長遠殘害爾們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何常親自殘害，邑宰州大夫出其門下，倚他的勢，盤剝民脂，難道不當怨及他麼！」相國道：「這般看來，爾們喜兵矣！」眾人道：「如何喜兵？國君發政施仁，宰相奏減稅權，淪泐民心，豈敢悖亂！」相國道：「知主兵者之意若何？」老者道：「韓君亦由於激成，子弟中好勇者慫恿殺向前去，韓君皆付之不答。」相國道：「我欲往聚囊山看看此公，爾們可有熟人同去。」老者道：「這裡單義與之時常來往，可同他去。」相國道：「煩指引到單宅。」老者道：「他家住對河竹溝內，可過橋到車篷轉彎，便是單家也。」相國道：「恐其不知情由，還是相煩同去的為是。」正義論問，忽聞說道：「老者來也。」眾人看道：「好湊巧的事。」乃迎向前，與說明白。單義道：「夙仰高明，今朝幸會。韓君太卓犖，先生到彼山營，佇見莫逆。」相國道：「草茅俗士，當此英雄展試之時，不可當面不見。」單義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且到舍下草榻。」相國道：「擾動，慚愧。」單義道：「莫嫌簡褻。」乃同到家，殺雞燙酒，晚餐過宿。

次早備兩個驢兒同行，片刻即到營前。牙將通報，子郵出來看了，再令開門，迎至帳內。子郵問道：「此位老先生何來？」相國道：「學生習數，行道到此，偶聞不世英雄，特來謁見，果然度如細柳，形同指臂，名下無虛，令人敬服。」子郵道：「何太欺子哉！先生非山林氣象，乃台閣之賢哲，有巖穴幽遠態度，而形容憔悴，其籌國心勞乎？」相國道：「謀食不遑，焉能籌國！」子郵道：「所聞浮金有鎮邦賢侯，其先生乎？」相國心內驚道：「此人實非常英傑可比，乍見早已猜定，隱之反欺知己，不如實說，或足以感動。」乃笑道：「足下可謂通神矣！」子郵道：「氣象丰標，非可假造者。賢侯在白骨岡會剿，如何反到敵營？」相國道：「特為足下面來。」子郵道：「為區區何事？」相國道：「足下因路見不平，憤激至此，竊窺舉動非僥倖作亂者，特以情由上無從知，而居虎背，又難中下。今學生沿途細訪，根由盡悉，故特前來請教，願將百姓屈抑之請，足下俠腸之舉，代達天聰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子郵道：「賢侯深見肺肝，敢不遵命？仍有下情奉告。」相國道：「願聞。」子郵道：「雙尾蠶父子傷殘無數百姓，若仍釋之，恐士民皆受其害。」相國道：「二人荼毒遺殃，誤國實甚，其他事之罪，已不勝誅，今又喪兵折將，遭擒受縛，豈仍任之乎！學生定行參罰。」子郵道：「得君侯如此。不佞無疑議矣！」相請入席。

單義聽清，下帳叩頭，相國趨扶，拖入席中同飲。單義固辭道：「相公輔國，仁及億兆，義乃草野之民，得叩首階前，已不勝其幸，豈敢同席乎？」相國道：「承攜兩天，為賢賓主，韓君又是知交，學生猶欲相攀，同回都城面主，不必拘執見棄。」子郵道：「既蒙公侯見愛，過辭反為不恭。」單義叩首告坐，相國拉入席中。

舉杯三度，相國問道：「聞先生非敝邑人氏，未知上國何方？願聞其略。」子郵道：「不佞實中華人氏，因誤乘赤鯉，墮落貴邦。」相國道：「怪哉！曾聞『騎鯨上九天』之句，何期今有其事，足下可謂從天而降矣！既蒙不以愚言為謬，柏氏父子請即付下帶回，未知可否？」子郵道：「台命焉敢不遵？特此輩奸奸，釋之同去，恐反掣公侯肘耳。」相國想道：「也是，且待學生奏明，擬定其罪，然後釋放，伊自無所施其力矣。學生就此同單老告別入都。」子郵問單義道：「可否前去？」單義道：「得暢吐積憤，雖死不怨。」子郵命備兩騎，送二人出營。

相國同單義聯轡到白骨岡，萬勝等迎接入營，請過安問：「緣何由聚囊山來？」相國將路上道理及訪實情由，細細說與諸人得知。萬勝道：「小將私度，敵人屢勝而不追，連擒而不戮，定有意見，今日方知。若自前時乘勝長驅，誰能低敵？」相國道：「老夫今先馳奏，再同單老還京，將軍等仍在此駐紮。」萬勝道：「謹遵鈞命。」相國拜本發行，隨即命車共載，二日到京上朝。浮金主召入精一殿，問道：「賢相國所奏，殊未明析。先聞五將戰輸，威敵失手，寡人驚惶。聞賢相國舍軍潛行，左右多謂恐兵敗罪及而逃，寡人雖終不信，然愈無所指措。但韓速煽惑國家之民，踞國家之地，敗國家之兵，擒國家之將，其罪大矣！而猶稱其仁勇，謂為國家得賢，願聞其指。」相國奏道：「韓速原非邊民，乃中華人氏，乘魚隨霧到此，並不知本國為何處。隻身無主，豈敢悖逆？因路見受害危困之無訴者，攘臂拯援，使狂夫之欲不聚，而誑奏興師，以致冤抑莫伸，激成拒戰。臣奉命往，會視諸將非不如虎如熊，而速則如獅如豹，見其舉動安閒，指揮優裕，不似狂妄動作。故令萬勝等固守，臣自繞往火龍邑察訪，始知百姓隨變之由，地方擾亂之根，皆自柏橫。因同老民入聚囊山寨，韓速初遇，即知是臣，臣亦不隱，說其來歸。幸國家洪福，韓速聞臣推心置腹，亦即瀝膽披肝，無有推辭。觀韓速實為不世出之奇才，文能富民，武可破敵，勝臣十倍，願主上任之勿疑。」浮金主道：「既相國諄諄，姑恕其罪。」相國道：「臣意願不只於此，請主上付托重任，方於國家有益。」澤金主笑道：「相國誤矣！文臣武將，濟濟盈廷，何政缺失，何事乏人，乃注意於不知來歷之乍見者，得毋過乎？」相國道：「臣聞知人貴於知心，其心正，其人才雖異國所產，須以骨肉待之，終獲裨益；其心邪，其才鄙，雖係指臂，須如虎狼防之，猶恐有傷。」

盈廷濟濟，當無事之時，文可使之諛誦議駁，吹毛求疵；武可之裝腔嚇眾，鎮壓鄉愚。但恐突然有警，無帷幄制勝之籌，乏出奇破敵之智，誤國不淺。非謂文武盡無用也，其中才幹自不乏人，然大率多由夤緣鑽營而進，非由公平實力甄別揀拔勝任也。此時安之愈久，他日危累益深。方今四鄰不相上下，非得賢才，殊堪深慮。請主上以臣之爵爵之，臣榮多矣！」浮金主道：「相國言言愷切，然亦不能遽處之於高位，須先試以州政，視其才果堪大仕，再行升遷。」相國只得謝恩。

浮金主道：「威敵父子何在？」相國道：「今有舒瞳老人單義在外，請召入賜問，便知曲直詳細。」浮金主命上殿，單義拜畢，浮金主賜坐，單義俯伏固辭。浮金主道：「當杖國之年，豈堪久立？況寡人所問之話甚長，不必固執。」單義方就地坐。浮金主道：「此事緣何而起？可逐細道來。」單義即將威敵侯門下賀興，現為火龍鎮大夫；威敵侯之子柏橫，綽號雙尾蠶，常於各衙門地方騷擾；到舒瞳時，遇見舒鑿華之女薇娥彩桑歸家，使人來說，要娶妾，鑿華不肯，雙尾蠶如何強搶，路遇韓速救回；第二日雙尾蠶如何自帶重兵到瞳復搶，遭打而逃；眾人畏慮雙尾蠶復來，如何聚眾拒戰，韓速設策練兵，迎敵擺陣，如何擒將不許殺傷，俱養在石室之中等情逐細奏明。

浮金主道：「賀興為政若何？」單義奏道：「大夫為小民之父母，是聖主特授，何敢妄言？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以渺躬居上，安能盡知國中之士？誤用誠不能免，老人亦勿欺瞞，須照直說。」單義奏道：「視所保舉，即可知矣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先亦曾有大夫，道其貪墨者，及命按之，皆無實跡，虛言安可聽信？」單義道：「昔之行賄者，無論枉法不枉法，有關說者，故有過付，近時行賄，則自交代；所奉命按之者，非受其托，即看保舉情面，扶同蒙混，安得有實跡敗露耶？」浮金主道：「其蔽至如此乎，東南民脂竭矣！」命查明凡地方官與柏彪交結者，盡行籍沒發遣。再賞單義舒筋藤杖一隻，精瑩眼鏡一副。單義謝恩退出。

浮金主問相國道：「威敵縱惡害民，卿可帶衛尉前去削其侯爵，拿回都中嚴究。並召韓速入朝。」相國領命，同衛尉、單義到白骨岡。萬勝迎入營中，禮畢，相國問：「連日如何舉動？」萬勝稟道：「連日聚襄山並無人出，本營軍士往彼處樵薪，如平常時。此中虛實，小將不能決斷，願相國斟酌。」相國道：「將軍所見甚是，前日之行不可為法，然老夫實有神會，非可以言喻者。」乃同單義到聚襄山塞通知。

子郵感激不已，召中營袁丹、宗定，傳集東營水元、雷位，南營黎正、沈楊，西營真機、白長明，北營舒山、戴周，吩咐歸田，「永作良民，互相備邊」。諸將叩稟道：「諸人荷蒙教育，生死俱願隨，從今若散去，切恐大人誤入虎口，所傷必多。」子郵道：「有相國可托。」宗定道：「相國不保，將若之何？」子郵道：「諸卿放心，何至於此！」袁丹等道：「眾士請待大夫受職，再釋放雙尾蠶父子。」相國道：「也好。」子郵令蔣鐘權攝軍務，乃同相國、單老上馬往京城進發。

途中長岡大嶺，險隘舒回，不必細說。到了懸崖城北，望見三面臨水，一面靠山，峻險無比。子郵觀看形勢，好生稱贊。過浮橋進城，與相國同至朝房，令黃門啟奏。很快，傳上金台見駕。相國同子郵先後朝畢，浮金主見韓速嬌弱似女子，驚訝道：「卿就係韓子郵麼？這般溫柔，如何搶威敵父子，傷五豹將軍？」韓速伏地請罪，浮金主扶起。相國道：「大勇不勇，其韓速之謂矣！」浮金主點頭，又問相國道：「威敵夫人，因子作姦犯科，其夫亦有失職之咎，今獻紫貝千萬，請釋其罪。相國以為可否？」相國道：「斷乎不可！贖罪雖是古法，然亦必因其罪在疑似之間，且其時無征地丁關市各法，假此為權宜之計。今諸征已備，豈可貪貨物而使頑凶漏網？此風一行，則貪者以贖為泰山，益肆其貪，犯而只於贖耳，不貪者將亦貪矣！以致富者不死，貧者不生，後世訾議，污穢史冊。」浮金主道：「貝現在此，罪既不赦，即使將回。」相國道：「亦不可，此物皆民之脂膏，可將威敵所管過地方查明，將此貝收入，分派於所管過地方，以減其賦，使貪夫知儆，而四海知國家不貪。」浮金主稱善。相國又奏道：「聚襄猶有民兵，俱堪實用，願主上收入冊籍，以備撥補。」浮金主依允，仍令相國、子郵辦理。

二人領命，同單老兩日來到聚襄，將威敵父子交與衛尉，押解先回。再將浮金主之意傳諭，悉聽為兵為民。眾人俱請歸農，楊善、會湯情願相隨。子郵又告誡諸人「忠孝禮義，力田完賦」，眾士叩首領命，涕泣而散。

子郵同相國還朝，正值浮金主閱擬雙尾蠶茶毒案情。原來柏彪實在不知，一切事件，俱係家人指引。承審官司刑大夫樂魚，查明賄定之前案，盡行反轉；占奪資產人物，盡行追還；將助惡黨羽，盡行籍沒，妻孥賞配邊軍；擬定雙尾蠶及眾家人大辟，請命執法；柏彪則足，發往漠漠島為民。浮金主依議。

相國奏道：「柏彪縱子為惡，容僕作姦，雖死猶不足以蔽其辜！樂大夫所擬極當，但念往時頗效勤勞，後來突然昏憤，雖過失多端，究與自作有間，仍懇吾主全其支體，給帶老妻舊僕，同往為民，實為法外之恩，願慈鑒俯准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亦念及此，但案件多端，寬之未免敗法，是以未便輕縱。今卿意見如此，免其刑足，許帶妻僕同往可也。」只見上大夫郎福厚、中大夫子直齊出班奏道：「威敵實國之干城，為鄰邦所畏服，今受子累而遠竄，恐啟敵人覬覦之心。願主上削其爵位，仍使居於都中，戴罪立功，以備緩急。」島主問道：「相國以為何如？」相國道：「不可法者！國以法立而立，若法不立，是國不立也！臣子而不知畏法，將何所不為哉？如愛其才，當罪而縱容之，彼有微才者，將何所忌憚哉！」浮金主道：「卿所論甚正，但五豹俱傷，柏氏父子又去，突有緩急，將何所指使？」相國道：「傷五豹、擒柏氏父子，皆係韓速，今既得速，又何憂哉！」浮金主道：「韓速只有隻身，四面敵來，如何抵擋？」相國道：「兵在調度，不在強眾，請以軍事委韓速，自能護國伏敵。」浮金主道：「追究各案，柏彪罪實難容，發往漠漠島為民，方為平允。即令押解，不得暫緩。雙尾蠶及助惡者，一並立決。」命下，這邊行刑，那邊起解。看的百姓，填街塞道，歡欣鼓舞。只見雙尾蠶大喊連聲，麻繩掙斷，奪過劊子手刀來，砍傷十餘兵士。眾軍平素知其勇悍，不敢向前，視其搶馬出城而去。

監斬官慌趕上朝起奏，浮金主命將追拿，俱面面相覷，相國道：「非使韓速不可。」浮金主依允。子郵領命，不暇備馬，立刻出城。追去五十餘里，望見雙尾蠶在前加鞭，子郵低頭直進。雙尾蠶聽得後面風聲，回頭看時，認得子郵，見無器械，帶轉馬頭叫道：「韓速，韓速，我與你何冤何仇，苦苦相逼！」子郵立定答道：「爾之罪惡盈滿，天地不容！」雙尾蠶大怒，揮刀砍道：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！」子郵指道：「著！」話猶未了，雙尾蠶已倒栽下馬，將刀丟在旁邊。正是：掙斷鐵繩逃猛虎，飛來金彈取蒼狼。

欲知係何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